

SHE LI
MU ER ZU KE



捨狸穆尔祖克

〔苏〕维·瓦·比安基著

黄英忱 仇振声 译

写在前面

维·瓦·比安基(1894.1.30——1959.10.6)是苏联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一位猎人，毕业于彼得格勒大学物理数学系自然专业。他的父亲是位生物学家，酷爱旅行、考察、狩猎。比安基自幼深受父亲的影响，热爱大自然。他在旅行、考察、狩猎等活动中，精心细致地观察研究了自然中的各种植物、动物，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的生活素材，为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一九二三年开始文学创作，专门为孩子们写书。一九二八年，他的第一本书《森林年报》问世，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也深受孩子们的欢迎和喜爱。比安基的作品，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作品中的主人公——各种植物、动物和人，形象鲜明独特，个个被刻画得维妙维肖，多彩多姿；他描绘的环境——大自然，生机盎然，神奇而富有诗意；他的语言生动明快，极富儿童特点。作者把大自然的诗情画意和儿童们的想象、幻想巧妙地熔于一炉，创造出人们喜爱的作品。它教育人们，特别是孩子们，要了解自然，热爱自然，探索大自然的奥秘。

《猓猓穆尔祖克》是比安基写的一部中篇动物故事小说。森林看护员、猎手安德烈伊奇老人住在密林深处的一座简陋的木板房里。他孤独无靠，只有一条老猎狗、一头奶牛与之作伴。一天，他巡视森林时，突然发现一只老猓猓正捉捕一头牝鹿。安德烈伊奇一枪结果了老猓猓的命，也误杀了那只牝鹿。当他剥下两张兽皮准备回家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只刚刚能睁开双眼、蹒跚爬行的小猓猓。它喵喵地叫着，舔着老猎人的双手。老猎人怜爱地把它带回家，起个名字叫“穆尔祖克”。他想：为什么不能把小穆尔祖克驯育成一只懂得人情、执行主人命令的、就象猎犬一样的动物呢？！于是，安德烈伊奇老人便精心饲养、耐心训练起来。一年过后，小猓猓穆尔祖克终于成了老人忠实的伙伴。它早晨能把老人饲养的奶羊赶到林间去吃草，傍晚又能驱哄奶羊回家；它能取代老人去行猎，叼回山鸡野兔供主人品尝；它能代替老人看家守舍、保卫主人的安全。

安德烈伊奇驯育成功一只猛兽的新闻传遍村村寨寨，也传到了远方某市私人动物园总管杰科布斯的耳中。他来到安德烈伊奇的住处，采用欺诈手段，夺走了老人的忠诚伙伴——穆尔祖克。从此，猓猓被关进了动物园的铁笼。

安德烈伊奇老人因失去忠实的伙伴，食不甘，夜

不寐。他不顾年迈多病的重重困难，赶到动物园看望穆尔祖克。没成想老人刚刚同穆尔祖克见面，就被总管杰科布斯发现，轰了出来。老人痛苦万分，无意中打开了穆尔祖克铁笼的后门。第二天，当人们发现杰科布斯被豺狼咬死的尸体时，才知道豺狼穆尔祖克逃出了动物园。

穆尔祖克巧妙地避开了人们的追捕，躲进了森林。在归途上，它同猎犬比志斗勇，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它战胜千岭百壑的艰险，忍受着饥饿寒冷的折磨，长途跋涉上千里，终于回到了安德烈伊奇老人的身边。

作者把自己的爱倾注于老猎人安德烈伊奇和豺狼穆尔祖克身上。通过故事，告诉人们，要了解自然，热爱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对那些贪财谋利，毁坏自然、虐杀动物的人给予了极大的鞭笞。

比安基的作品是一部独特的有关森林生活和“森林居民”的百科全书。它不仅被苏联儿童所喜爱，也为世界许多国家的儿童所欢迎。

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敬望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一九八三年一月卅日

于南开大学

内容简介

本书是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维·瓦·比安基写的一部中篇动物故事小说。

小说生动地叙写了猞猁穆尔祖克和老守林员安德烈伊奇的意外相遇和友好相处中的真挚友谊。作者以浪漫主义的夸张手法着力描写了猞猁从动物园中逃出后的惊险遭遇，塑造了一只凶猛、机智、勇敢的猞猁形象，读来引人入胜。

小说构思奇巧，情节曲折。既富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能够激发儿童读者热爱大自然、探索大自然的兴趣与抱负。

目 录

第 一 章	密林小径·····	(1)
第 二 章	宽恕的小猓獭有了名字·····	(8)
第 三 章	童年和教育·····	(13)
第 四 章	不速之客·····	(18)
第 五 章	杰科布斯的赌打赢了·····	(23)
第 六 章	在牢笼里·····	(29)
第 七 章	夜茫茫·····	(33)
第 八 章	暴动·····	(38)
第 九 章	重相逢·····	(45)
第 十 章	杰科布斯先生的训练·····	(56)
第十一章	恐惧·····	(60)
第十二章	在河面上·····	(65)
第十三章	奇特的“罗盘仪”和“电报机”·····	(70)
第十四章	可怕的骑士·····	(76)
第十五章	妖精·····	(80)
第十六章	纵狗追捕·····	(84)
第十七章	挚友·····	(90)
	尾声·····	(96)

第一章 密林小径

密林小径旁探头探脑地伸出一只兽头。它两颊生满须鬃，双耳上长着刷子似的立毛，又黑又硬。分视着的两眼直盯盯窥探着林间小路，瞬时，又朝另一端望去——它屏住气息，竖起双耳，凝神谛听。

老人安德烈伊奇一眼便认出那是隐藏在密林中一只豺狼。他此刻正在距离林间小径约一百米远的稠密低矮的树丛中进行着。

安德烈伊奇很想抽支烟。于是，便停住脚步，从怀里掏出了烟袋。

突然，他旁边的云杉林里，好象人咳嗽似的咆哮了一声。

烟袋抖落到地上。安德烈伊奇从肩上取下猎枪，迅捷地扣上了扳机。

一只周身栗色的、头上长着尖树杈似的鹿角状的孢子，在林间一闪飞逝了。

安德烈伊奇随即放下枪，弯腰拾起地上的烟袋。老人从来不在非狩猎季节伤害动物。

那只探头探脑的猓狍^①却没有发现老人，依旧隐匿在密林之中。

不一会儿，老猓狍嘴里衔着一只火红火红的小猓狍崽儿的脖子，小心翼翼地出现在林间小路上。

接着便穿过林间小路，把小崽儿安放在灌木丛下面柔柔软软的青苔上，又向原地奔去。

霎时，第二只小猓狍崽儿也躺在了第一只的身边轻盈蠕动起来，接着老猓狍便去衔那第三只——最后一只。

这时，树林中传来树杈吱吱呀呀的折裂声。

老猓狍立刻爬到了近旁的一棵大树上，隐没在叶丛之中。

此刻，老人安德烈伊奇仔细察看了受到惊吓逃跑了的狍子留下的蹄印。远处茂密云杉林的阴影里还残存着积雪。雪窝里四对瘦小的蹄印清晰可辨。

“这儿走过两只狍子，”老猎人心中推测地想着。“第二只大概是个牝（pìn）的。刚刚走过，离林间小路不会太远。我该过去瞧瞧！”

他钻出密林，蹑手蹑脚，不出一点声响地径直朝林间小路走去。

老人安德烈伊奇十分熟悉各种野兽的习性。正象

①：猓狍又名林狍（yì），俗名大山猫。似狼，性凶猛，善爬树，行动敏捷。皮毛厚而软，甚珍贵。——译注。



他猜测的那样，狍子跑出几十米后，自感已无危险，便放慢脚步，悠闲自得地缓行起来。

一只似山羊般的狍子窜到林间小路上。它抬起长着两只角杈的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风沿着林间小路背着狍子吹过来。它嗅不出猓狗的气味。

狍子烦躁地跺了跺四蹄。

灌木丛中窜出了另一只头上无角的牝狍，和那只带角杈的并排站在了一起。

愣了一会儿，狍子安然地啃起脚下的幼枝嫩草，

不时昂起头，环顾张望。

老猓猓透过树枝的空隙，把两只孢子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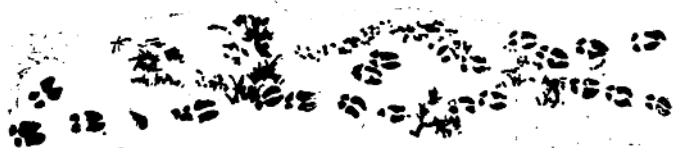
老猓猓在耐心等待。它必须在两只孢子同时垂下头去后，才能从树上毫无声音地滑到低下的大树杈上，它匍伏着的这根大树杈不偏不斜正好悬在林间小路之上，距地面约有四米之高。

稠密的树枝叶丛再也无法遮挡猓猓的躯体不让孢子发现。

于是，猓猓便紧紧地贴在了树枝上，一动也不动，看上去简直就象粗大树枝上长的一个木瘤。

两只傻孢子仍不知不觉。

它们依旧沿着林间小路，慢悠悠地朝埋伏着凶恶野兽的跟前移动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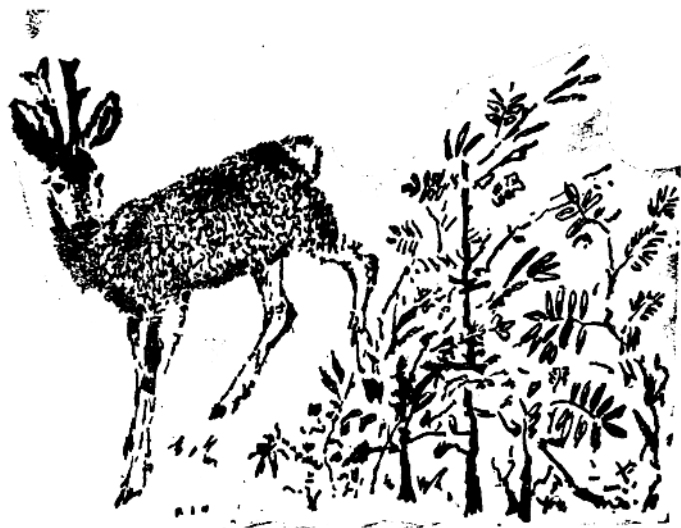


安德烈伊奇朝匍伏着猓猓的云杉树约五十米远的林间小路一瞧，立刻瞅见了那两只孢子。他躲进灌木丛中，悄悄地跟踪观察起来。

能有机会在近旁观察森林中胆怯的动物，老猎人

是从不放过的。

牝狗走在前面。山羊似的雄狗跟在它几步远的后边。



突然，一个黑糊糊的东西象块石头一样从树上砸到狗子的背上。

牝狗的脊梁骨一下被砸断，倒在了地上。

山羊似的雄狗拼命地炮起蹶子一蹿，霎时间逃进密林深处，跑得无影无踪。

“猞猁！”安德烈伊奇惊叫了一声。

决不能犹豫。

“砰！砰！”双筒猎枪的声音连响了两下。

凶兽猛然一下蹦得老高，在吼叫声中跌在了地上。

安德烈伊奇从灌木丛中奔出来，竭尽全力朝林间小路冲去。他担心猎获的珍奇动物逃走，把应有的谨慎小心全都置之度外了。

老猎人刚刚跑近豺狗，凶兽出人意料地猛从地上站立起来。

安德烈伊奇在它三步远的地方愣住了。

凶兽猛然一跃。

朝老猎人胸口全力一撞，安德烈伊奇便仰面朝天摔倒在地。

猎枪摔出老远。老猎人只得用左手掩护住自己的喉咙。

说时迟，那时快，凶兽一口咬住老猎人的手臂，锋利的牙齿嵌进了他的骨头。

老猎人迅急用右手拔出靴筒里的尖刀，使尽全力一抡，扎进了豺狗的胸腔。

这是致命的一刀。猛兽的嘴巴松开了，豺狗跌在了地上。

为确保安全，安德烈伊奇又补上一刀，便飞快地爬了起来。

凶兽已断气。

老猎人摘下皮帽，擦掉额上的汗水。

“咳！”他深深地喘了口气，发出了感叹。

这时，安德烈伊奇才忽然感到周身乏力，瘫软下来。拼死搏斗后松弛之感笼罩全身。他两腿颤抖起来，不得不坐在了靠近身旁的小树墩上，免得栽倒。

几分钟后，老猎人终于喘息过来。

他用沾满血污的双手卷了一支烟，猛劲吸起来。

老猎人吸足了烟，又在小溪里洗净伤口，用块破布包扎好，就动手取出豺狼的内脏，剥下了珍贵的兽皮。

第二章 宽恕的小猓獭有了名字

一只栗色猓獭崽儿独自躺在一棵被风拔起的大树根底下的窠穴里。妈妈早就衔走了它的两个火红色毛的兄弟。栗色猓獭崽儿不知道它们去哪儿，干什么。近两天它刚能睁开小小的眼睛，对陌生的世界它还一无所知。它对自己仍留在旧的窠穴里一点儿也不感到有危险。

昨天夜里，猛烈的狂风刮歪了它窠穴旁的一棵大树。粗大的树干随时都可能轰隆一声倾塌下来，把小猓獭崽儿全都埋葬掉。这就是老猓獭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衔走的缘故了。

栗色的猓獭崽儿等候着妈妈已经许久许久了，妈妈却并未归来。

半晌的时间过去了，小猓獭崽儿饥肠辘辘，饿极了，便喵喵地叫了起来。那声音越叫越大，越叫越响。

妈妈仍然没有回来。

饥饿再也无法忍受。它决定走出窠穴独自去寻找妈妈。它往外爬，眼睛蒙蒙胧胧，嘴脸一会儿碰在树

根上，一会儿触到土石上。它忍疼负饥地依旧朝前爬着。



安德烈伊奇立在林间小路上，细心察看着剥下的兽皮。猞猁的骨肉已经被埋葬，狍子的胴（dòng）却被仔细地装进了口袋。

“大概能卖二十卢布，”老猎人一边展平猞猁皮，一边说着。“如果没有这个刀痕，就能卖三十卢布。今天真运气！”

兽皮宽阔硕大，异常美丽。深色毛皮火红火红，没有一点杂色。栗色的圆斑精致匀称地布满全身。

“我怎么处置这张皮子呢？”安德烈伊奇从地上拣起另一张狍子皮，琢磨着。“看看，这上面有多少弹洞啊！”

瞄准猓狗的特号砂弹却打中了狍子。轻薄的毛皮上留下斑斑弹痕。

“要是有人看见这张皮子，准会说‘老头子宰杀母兽’。可是，到了手的东西总不能抛掉，就铺在我的床上吧！”

安德烈伊奇珍惜地把两张皮子毛朝里地卷了起来，用皮带捆好之后背在了背上。

“天黑之前一定得赶回家去！”他瞧瞧那条林间小路，刚要抬脚迈步。突然，密林深处传来了低沉悲凉的喵喵声。

老猎人精细地辨识着，留心地谛听着。

喵喵的叫声再次出现。

安德烈伊奇扔掉背上的东西，急匆匆朝密林深处奔去。

不大一会儿，他一手捉着一只火红火红的小猓狗回到了小路上。小猓狗拼命挣扎着想逃跑，嘴里发出让人心躁地喵喵声。

小猓狗的一只爪子抓挠了一下老猎人的手。

“还要逞能，鬼崽子！”安德烈伊奇发起狠来。

“已经会用爪子啦！跟你妈妈一模一样！不能留下你这祸种！”老猎人结果了两条小猓狗的性命，嘴里不停地叨念着。随后便从地上拾起一根结实的树枝，想挖一个坑，埋起小猓狗的尸体。

与此同时，那条栗色小猓猓或许因长时间喊叫的缘故吧，嗓子已经嘶哑。它一个劲地往前爬呀爬呀，也不知它要奔向何处。

猓猓的窠穴离林间小路只几步远。它终于爬到了密林的尽头，来到开阔地上。

小猓猓的眼睛习惯于密林里的昏暗，没瞧见用树枝掘土的安德烈伊奇，只见前面有个什么东西在微微颤动。

一种无名的恐惧使小猓猓紧紧地贴在了地面上。不一会儿，饥饿战胜了恐惧，小猓猓又慢慢地径直朝背向它站着的安德烈伊奇爬去。

它爬到了老人的脚前，老猎人刚好转过身来。

安德烈伊奇正要伸手去拿两只猓猓崽的尸体，竟意外地看到尸体旁出现了一只活的。

“你这是从那儿冒出来的？”老猎人慌神了。

小猓猓慢慢地蹲下后腿，张开绯红的小嘴，怜悯地喵叫了一声。

“啊，完全是只小猫！”安德烈伊奇好奇地细瞧看着小猓猓说。

小猓猓开始又往前爬，笨拙地翻过一根树根，一个跟头栽到坑里。

“自己奔向坟墓了！你这个傻小子！”安德烈伊奇不觉笑起来，弯下腰去从坑里抓起了小猓猓。